

截肢的手术同意书是我自己签的

3



廖智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遭遇两次地震、失去女儿、失去双腿、失去婚姻……面对常人无法想象的灾难、悲伤和疼痛，廖智没有倒下，没有逃避，没有放弃，在绝望中一步一步找回希望和梦想！

失去双腿，“穿”上假肢，哪怕摔得遍体鳞伤，也要学会自己走路；失去女儿，把爱深埋心底，前往雅安，在余震中坚持救援，被称为“最美志愿者”；失去婚姻，不放弃自己的梦想，登上舞台，跳出震撼人心的舞蹈……廖智，一个永不放弃的女孩，面对逆境时的乐观和勇气，一定可以激励你！

【上期回顾】

疼痛让我想到自己砍断双腿，一个陌生男孩拼了命地救我。

热点关注

被送到医院后，我就被放在了地上。那时候余震还在持续，医院内外都挤满了人。真的，躺在地上的人，什么样的都有，手脚不全的，浑身是血的，活人死人都堆在了一起。医生和护士跑过来选人，挑出还活着的再转移到医院大厅——我就是从死人堆里被选出来的。

进了大厅，还是没床位，医护人员临时把我搁在了一堆棉絮上，赶忙又从伤员堆里挑出伤势重的先做手术。很多人缺了一只耳朵，少了一半脸，甚至没了手，但都算是轻伤，排不上手术。我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，身上的压力一旦松开，所有的淤血就会回流，极有可能导致肾衰竭和败血症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。虽然我被埋在下面的时候，还能保持精力跟外面的人对话，但一旦被救出来，整个人就虚脱了，话都说不出来。医生看了之后就觉得太危险了，必须马上手术。

其实，在来医院的路上，我就跟陪我一起的表弟说，腿肯定保不住了。表弟安慰我说不会的，但对我来说，失去腿与保住生命相比，已经不重要了。果然，到了医院，做了检查，医生发现我的双腿已经萎缩变形，惨不忍睹。当时我已经完全没有痛觉，整个人都麻木了。

医生说，双腿坏死，只能截肢。没有家属签字，是不能做这么危险的手术的。表弟的年龄不够，没资格签手术同意书。我说：那我自己来签吧。医生很疑惑地问我：你确定你能做主签这个手术同意书？我说：你们不要犹豫了，再犹豫，我就死了。

当时，我不停地冒汗，呼吸已经很急促，这和婆婆死前的征兆很相似。我必须赶快做手术。有没有腿

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必须活下去。签字的那一刻，一旁的表弟突然大哭起来，他拽着医生和担架边哭边吼：“不许你们把我姐推进去！不许你们把她的腿拿掉……”

他声嘶力竭的样子，让我的心也被牵扯得阵阵发酸。这个平时不善于表达感情的男孩，竟这样爱护着我这个姐姐，我的眼泪也跟着滚落下来。我抓住他的手，问他：“姐姐要是没了腿，还是姐姐吗？”他拼命点头。我安慰他说：“那就别拦着医生了，让姐姐有机会活下去。”

接着，我便很迅速地推进手术室。所谓手术室，不过是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帐篷。帐篷里有三个手术在同时进行。我做的截肢手术，按常规操作是要打全麻的，但在那个时候，条件不允许，没有药，没有专业的麻醉师，就只能接受半麻处理。

在接受半麻时，我全身一直在发抖，又冷又怕。好几个医生过来按住我说：你不能抖啊，抖成这样，我们没法给你顺利推麻药。他们费了半天劲儿，才把麻药推进去，注射完毕之后，问我有没有感觉。我说：好了，没有感觉了。其实，那个时候我很害怕，想睡，可又睡不着。整个手术的过程中我都很清醒，能听见他们所有动作发出的声响。

没有任何东西遮住我，只有一个帘子挡住了我的肚子。隔着那个帘子，我就要永远告别我的双腿了。电锯的声音清晰地传来。

手术的时间比我想象中漫长。我一边做着截肢手术，一边跟医生们聊天。地震之后，经历了太多的抢救和手术，他们每个人看上去都已精力透支。最初，我鼓起勇气和他们聊天，只是不想让他们因为过度疲

劳而在手术过程中睡着了。聊着聊着，我自己竟然也开始轻松起来。地震之后，我还没有太多时间去回想这一切，当我再把这些经历拿出来聊的时候，我选择的都是那些荒诞、可笑的段落，比如我一开始以为是哪家的天然气爆炸，后来被埋下去的时候又以为是世界末日来了，脑海里居然还想着要怎么抢救我们家的电视机……听着听着他们也乐了，也开始跟我聊。

手术做完了，我被抬回到棉絮上，吸着氧气，全身插满了各种管子，又看见外面那成堆的伤者。这时，爸爸和姐夫终于赶回来陪我了。此时，他们已有三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。看着他们疲惫的样子，瞬间，我的鼻子一酸。我说：爸，我没事。你们都睡吧，就在这里，就地睡一会儿吧。他们实在没有精神了，就躺在我身边睡着了。

渐渐地，我开始为恢复而努力了。在床上，我开始挪动屁股，尝试着用屁股来行走，争取学着做一些事情。在那种奇特的行进中，两个短短的断腿包好像棒槌一样，很怪异甚至显得很有趣。我就索性摆出各种pose(姿势)，让朋友们拿手机给我拍照。对我来说，这样做，一是打发时间，二是能够转移注意力，能让我暂时忘了伤口的痛。

时间久了，医生和护士都喜欢来我这儿，因为只有这里有笑声。

这场残酷的地震，已经夺走了太多太多的生命。每天都要面临无数的生离死别，对负责救治伤患的医护人员来说，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理伤痛。当时的灾区，医疗资源非常紧缺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经常几天都不能睡觉，更别说回家了，他

们早已劳累过度，却还是坚守着自己的岗位，非常不容易。

医护人员说，每天工作中唯一的盼望，就是到我的帐篷里来，因为其他的帐篷里有太多撕心裂肺的哭泣和尖叫，太难受了，太压抑了，只有这里，还有笑声，可贵的笑声。听他们这么说，我完全感同身受，在伤痛面前，谁能只靠自我安慰来坦然面对呢？到了后来，连救助医院的院长——一个中年男人，每天也都会到我这里来小坐片刻。他说只有这样，才能减轻一点心理压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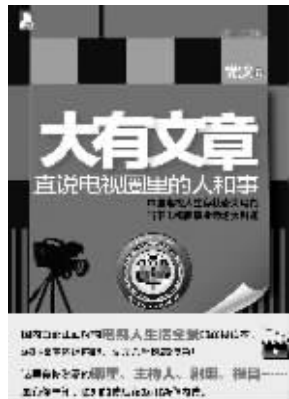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我的身边，还有三个非常好的闺蜜。一个是舞蹈学校的同事；另一个是我的初中同学；还有一个是大学在校生，她也是我的初中同学，从北京直接赶回来的。每天晚上，她们仨都会形影不离地陪着我，直到我睡着了才离开。

一天晚上，我听见帐篷外面有人在哭，是她们三人在交谈。她们说：廖智以后怎么办啊？她现在这样，老公都不来陪她……接着又开始分析自己能为我做些什么，尽力在想能帮我的办法。说着说着就开始哭起来。

每一句话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知道，为了陪我，她们三个人，一个推迟了婚期，一个抛开了学业，另一个辞掉了工作。拥有这样的友情，此生何求？白天，闺蜜们来的时候就像没事人一样，讲笑话，开玩笑。谁又想到，晚上，她们会躲到外面偷偷地为我哭。后来，她们对我说：每次看到你换药，我们都忍不住要哭出来，但心里又告诫自己：别哭，别哭！廖智那么坚强，她都不哭。我如果哭了，就会让她更难过了。我不要她难过，我要忍住，每天都要忍住。

没有电视台“关照”的明星混不好

6



费默 著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美女主播真有这么漂亮吗？明星主持嫁谁娶谁啦？节目背后真有“托”吗？电视节目学术明星是怎么打造的？这里有你熟悉的明星、主持人、剧组、栏目……有人、有事、有法则。本书是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讲述电视圈台前幕后的人和事。各种风云人物、各种爆料炒作、各种是非非、各种尴尬无奈，各路角色粉墨登场。读者可通过这本书，了解到电视人的真实工作和原生态生活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“学术超女”、“学术快男”不是随便挑出来的，必须愿意被“修剪”，并且能够被“修剪”。

大话娱乐

草根明星在网上火了之后，就能上电视

人们都说，中国电视已经进入了草根娱乐时代，草根明星势不可挡。

其实，真正把有才华、能吸引眼球的“草根明星”从民间“挖”出来的，不是星探、不是勤奋的电视编导，而是网友、拍客和现在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各种视频网站，及其网络推手——“网络策划师”。

曾经的地下通道、地铁里的卖艺歌手，在网友、拍客、网络推手们的合力下，先以视频片段和娱乐新闻、播客、微博等形式在网上发布、炒作，在网友们迅速点击转载后，一夜间便可红遍网络，成为网络“明星”。

然后，电视台的编导们开始把已经被网上炒热的“草根明星”，进行“深度加工”，成为电视节目的主角。电视借助网络之力，或叫“台、网互动”，已经成为一种趋势。

2009—2010年，北京电视台特别制作了“网络春晚”和“网络中秋晚会”，整合网络上走红的名人编排好节目为电视台所用。2010年末，中央电视台也看到了这种趋势和潮流，也开始举办“央视网络春晚”。之后，各台争相效仿。

网络红人“西单女孩”，本名叫任月丽，曾在西单地下通道卖唱。一位网友把她放在地下通道演唱《天使的翅膀》的视频发到网上，迅速引来网民的关注。

“西单女孩”仅在2010年上半年就参与录制了央视的《半边天》、《人与社会》、《我要上春晚》、《小崔说事》等节目，还有北京电视台的

《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》，以及杨澜主持并制作的《天下女人》等多档电视节目。

网络明星虽然有“幕后推手”帮助，但只能说对他们的出名起到一定的作用，最主要的还是广大网民的支持，点击率最能证明网民的意见和态度，所以，网络明星是真正“民选”的明星。电视台编导找这样的“明星”上电视也是为了保证收视率。

电视本身就是个放大镜，一些有优秀才艺、感人故事的普通人，会随电视节目的播出，变成受人瞩目的焦点，再加上其他媒体的后续追踪报道，一个明星就此诞生了，想不红都不行。这些人红了以后，电视台会继续挖掘他们的价值，对他们进行“深度开发”。

以《星光大道》为例，这个舞台走出的平民明星，有的成了真正的大腕，走上了职业演员的道路。那么，央视的各种栏目就会不断邀约他们。当然，电视台毕竟不是演出市场，要以节目的需要为准。一旦这些人不再符合节目需求，就会被新人取代。

缺一两条“大鱼”，“水域”也没什么影响

有观众说：明星是坐轿子的，电视台是抬轿子的。话糙理不糙，演艺明星和电视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。不过，把明星和电视比成“鱼”和“水”更为恰当。明星如果不经常上电视露面，就会被人们逐渐淡忘，失去“光环”。当然，不上荧屏的也有，比如陈道明，可人家每年总有主演的电影、电视剧面世，光环耀眼，只要保持“神秘感”和与众不同的

“霸气”就行了，而一般的明星可就没那么牛了。一个有些影响、有点名气的明星（即使是一个大腕），在电视台这个“浩瀚”的水域中，“他”也就是一条“鱼”，充其量就是一条“大鱼”，可这片水域里，各种各样的水生生物应有尽有，即使缺一两条“大鱼”，这片“水域”又能受到多大影响呢？

以2010年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为例。当时的负责人说过一个数据，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晚间主打品牌节目《八点故事汇》，两年来共邀请国内顶级明星大腕800多人次，像演艺界的超级明星有成龙、李连杰、赵本山、张艺谋、小沈阳、那英、崔永元、陈道明等，体育界的超级大腕有张怡宁、庄则栋、赵宏博、申雪等。鱼离不开水，而有水是不怕没鱼的。这个浅显的道理，谁都懂！

我在电视台工作期间，接触过很多明星。

一般来说，小明星一定都对电视台记者或编导们客客气气、恭恭敬敬，甚至是套近乎。这时候他（她）是“上升期”，需要记者、导演手中的“话语权”、“编导权”帮自己在“电视上不断出镜、露脸”，打知名度。可有一个问题：记者、编导用一个“不太出名的”小明星，对节目是很有“风险”的，记者、编导的饭碗就是“做出有高收视率的节目”，而“不太出名的”小明星很可能没有收视率！如果这个小明星符合“好嘉宾”的标准，那是值得冒点风险的。毕竟小明星对记者、编导们感情投入多、处得好，编导们也愿意绞尽脑汁策划台本，找出观众的关注点，争取制作并做好他们的节目。

而中等的明星（二流明星），这

些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，但又不是经常出镜、露脸。有人在一些有影响的电影、电视剧里担任过主演；有人在业内是很不错的骨干精英。这些明星也很好接触，很愿意合作，对记者、编导们也非常热情。他们虽然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成就，但仍需要不断巩固自己的认知度和美誉度。这些明星只要没有特别紧要的工作，记者、编导提出采访或做节目，他们自己或是经纪公司（经纪人）都会积极配合和安排的。

大腕们——那些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知晓和喜爱的大明星，就时有“客大欺店”的现象。你要采访或邀请他做节目，一般要跟他们的经纪人或助手联系，大腕本人不会答应你的请求。而你报上家门，经纪人或助手会先判断你的媒体和你的栏目有没有影响力。像央视春晚这样有号召力的节目，恐怕没有哪个大腕会拒绝。一般央视有影响力的节目，以及北京台、湖南卫视、东方卫视等有全国影响力的节目，这些大腕的经纪公司会优先考虑，在档期、节目内容合适的前提下，接受合作。由于大腕们（尤其是顶级大腕）是稀缺资源，全国媒体都找他们合作，加上人家自身工作就多，即使你是央视、北京台、省级卫视的顶级栏目组，要想做他们的节目，也要赶着找人家，向人家经纪人多次提出申请，等待人家的答复。

超级明星虽然难请、“谱大”，但动不动得罪媒体的，尤其是得罪电视媒体的明星极少，因为你得罪的不是一个记者，而是记者的单位——电视台。道理前面讲过，明星也得生存在“江湖”的水里，没人关照的“鱼”是活不好的。